

斌宗法師 述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
佛說阿彌陀經要釋

合刊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斌宗法師 述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
佛說阿彌陀經要釋

(刊合)



佛陀教育基金會



恭印

佛曆二五五〇年／西元二〇〇六年七月

恭印一〇〇〇本

CH300-6050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、佛說阿彌陀經要釋 合刊

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
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此功德

消除宿現業

增長諸福慧

圓成勝善根

所有刀兵劫

及與饑饉等

悉皆盡滅除

人各習禮讓

讀誦受持人

輾轉流通者

現眷咸安樂

先亡獲超昇

風雨常調順

人民悉康寧

法界諸含識

同證無上道

發行人：林國營

出版者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地址：100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>

E-mail：budaedu@budaedu.org

電話：(〇二)三三九五一一一九八 傳真：(〇二)三三九一一三四一五

劃撥戶名：佛陀教育基金會 劃撥帳號：〇七六九四九七九

銀行名稱：台北富邦銀行東門分行(請於電匯或轉帳後告知本會用途)

帳號：五八〇二二〇一九三三一三

本會經書免費結緣之請取方式如下：

(一)親臨佛陀教育基金會三樓講堂

(二)利用傳真：(〇二)三三九六一五九五九

(三)發送E-mail：domestic@budaedu.org

(四)寫信指名：佛陀教育基金會法寶流通股

(五)撥打電話：(〇二)三三九五一一一九八分機：一一、一二或一三

為提高服務效率，請您嚴謹考量，慎選所需經書，儘量利用前面四種方式請取，若用(二)至(四)項，請詳寫經書名稱、冊數及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電話、郵遞區號，以減少本會之處理時間；大量申請，請註明用途，儘量少用電話，以避免姓名、地址等文字上書寫之錯誤；若用電話，請長話短說，讓本會能順暢服務更多之大眾。

◎本會網站，講經音檔、文字檔，內涵豐富，請多利用本會經書，歡迎翻印(請勿增刪)，贈送流通，功德無量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

斌宗法師述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

佛陀教育基金會 恭印

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

釋斌宗法師講述

斌宗大師略傳

皈依弟子 鄭焜仁 敬述

前言

上人圓寂年僅四十八歲，沒寫他底自傳，諸弟子也不曾詳細地記下他底生平事跡。本文是根據遺作，及筆者所知，簡要地敘述而已。

家世環境

上人俗姓施，名能珏（註：「珏」，俗作「展」），民國前一年（辛亥）二月初五，降生於臺灣鹿港。其先世祖父為當地巨富，父昧目公為當代名醫，文學德行亦稱於世，上人少時智慧超人，五歲時就有成人的智慧，能教化同陣的小朋友行善，諸惡莫作。天資超人，坐立端正，品性良好，且有驚人的記憶力。六、七歲時，已通粗淺文字，喜讀經書，吟詩。

年十二，始正式受教於私塾，但教師所教有限，深感不足。是時書塾對於學生係個別教授，因此購買許多不同類的書籍，當教師給同學講解其他課程時，則虛心旁聽，

所讀科目甚多，文、史、詩、詞、均有之。上人極用功，讀書不分晝夜，往往因之過度疲倦，有時甚至體力不支而伏在桌上假睡。如是一年，所學多常人數倍，且較諸正式授課的同學精通，常為同學師。

是時有一年較長的同學學詩，上人也旁聽，約學半年，一日，同學求其師題詩扇上，師以事尚未顧及，上人乃作：『綠柳萋萋淡月幽，清江曲曲抗汀洲，平沙一片萬餘里，靜夜無人水自流』一詩，以和扇上秋月美人乘涼柳樹下佳景。教師驚其神慧天才，嘉獎讚美至極，此後倍加熱心指導，上人學問更是一日千里。

出家因緣

十四歲那年春天，一日，遇一買賣古書者挑擔許多書籍從門前經過。上人素極愛好古書，乃喚住該書販，觀其書籍，多為前所未聞未見者。原是一佛寺廢去，經典佛書被拍賣，書販所賣者多為佛教經典，上人以好奇而購之。從那經典得感悟世間無常，深感「功名富貴渾如夢」（上人十四歲時作七言詩中之一句），乃發出家學佛，救度眾生之宏願。又念割臺事及其後經過，更證實世界上的「無常變幻」。

上人由是曾要求出家，但未得其父之許可。這時追求真理之心願已堅決，於是有

一天上人逃走到法雲寺，家人因念年紀尚小，不甘其受出家生活之「苦」到處尋找，終被追回。

回家後，被禁於樓上，但日常生活已宛如出家人，維持素食，謹守戒行。日讀經書，禪坐，對佛學更加瞭解，出家、心志彌更堅決。又因當時一片清淨童心，無煩無礙，學禪甚易，往往一坐數日，朗然虛空境界。

四月初七夜，上人用繩索穿過屋樑，將其一端繫於一件笨重的家俱，引其另一端，乘家人已入睡的時機，安全地從樓上墜下，逃往獅頭山禮閒雲禪師出家。其後也曾漫遊全省較有名的佛教勝地，如大湖、觀音山、五指山、岡山等處。

結茅汴峰

十七歲的那年，因種種因緣，上人決定結茅獨居於汴峰（臺中市郊頭汴坑）。每日授課學生以維持自給的生活，不願受友人或信士的供養，也不接受饋贈。有時柴米皆盡，乃先向學生借用，及束修時照數退還。那時有一信士金山夫人（即後來獅頭山海會庵第一代住持比丘尼達明師），曾以大量米糧供養，上人不受而退還之。

山居物資生活，往往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要求，但上人卻過著樂道的生活。任何

語辭難以說明此時的情況，但如以孔子讚美顏回的話——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……」——比當年上人的汴峰生活，則是最恰當不過的。

結茅汴峰計六年（十七歲到廿三歲），此時授課外，尚自己用功研究法華、楞嚴諸大乘經典，後來也曾授信徒以大乘教義。

當時，與上人往來諸友，大都為文學界學者，有王了庵、陳仲衡、王德修、施梅樵等諸士。除了自修講學外時常應諸士之邀，談詩，或擊鉢聯吟。在臺中文學界詩會中成為不可缺少的人；席上如無上人在，則盛況失色，所以諸士常說：「如不往頭汴坑抬下時鐘（詩僧，臺語與「時鐘」音相似），則不知時（詩），事不能為也」。遺著「煙霞吟稿」則此時所作。

內渡求法

當時臺灣佛教，幾乎僅限於「做佛事」，僧尼對於經典大都不求瞭解，甚至不知「行」為何物。當時所謂「說法」不過是世俗因果報應之類，或佛教故事而已。三藏經典祇見陳列，而不為四眾所了解。僧尼雖誦佛經，但大多數僅是盲念，並不解佛法真實義。至於信仰更是混亂，完全不知正信與迷信之分。佛教徒甚至禮拜神鬼、外道，

或與神道邪教合流。

上人悲嘆海角孤島的臺灣，不得大法師指導，乃發心前往祖國留學，求法。同時渴望禮拜名山古剎、菩薩聖跡，參訪高僧大德。

民國廿二年春，決心內渡，雖是貧僧，但貧窮無法阻止向上心願。上人不願化緣或求助於友人，甚至不受諸友送行，悄然離開茅房，但留一詩以別騷壇諸詩友。離開汴峰時，僅有一知己信徒發覺，乃贈十元為旅途之用，這對於一貧僧而言，卻是一大筆的數目。

離開基隆港到廈門，從此開始參拜名山聖跡。

遊山參拜

初渡大陸後，上人在福建遊學，先遊鼓山湧泉寺，在此期間曾參訪虛雲老和尚，且曾與虛公老和尚暨宗鏡心月二師同登兜峰。上人早有參訪古月和尚之念，但不幸來時師已西歸，乃吟詩念之。此外，曾與會泉法師等同遊鼓浪嶼，亦曾謁良達老法師。

不久離閩省，南遊廣東曹溪南華寺；轉而北上前往南海普陀山禮拜大悲觀世音菩薩；是後往寧波阿育王寺禮拜佛陀舍利。轉而行腳太白山天童寺謁太白山義興老和尚

塔，禮拜八指頭陀塔。

受俱足戒

是時適逢天童寺開戒，圓瑛老法師為戒和尚，上人往受俱足戒，圓瑛老法師早年曾遊臺，已先知上人聲譽，故受圓老甚器重。

圓老深知臺灣寺院風俗，知道一般臺灣僧人很少吃苦，深恐上人不能克戒期中之困難，乃婉勸上人說：「恐怕不堪受苦，可暫住上客堂，僅在必要時入戒堂受訓……」上人深感圓老慈愛，但願與一般僧眾同入戒堂，不畏膚體之折磨，願學大陸莊嚴僧行。圓老深為之嘉許讚嘆。

續遊名山

民國廿三年春天受戒畢，明朗風光給與一行腳僧人者，非春之嫵媚與良辰美景，而是明心見性，得無罣無礙的快樂。年輕的和尚這時正如春天裡的萬物發揮著青春的生命力，但所追求的是無上的佛法，證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。上人曾自吟一詩：

未償夙願落紅塵，遊戲浮生廿四春，
往事回頭如夢醒，一朝見性證吾真；

本來面目何曾失，自有衣珠豈患貧，
到處隨緣無住著，為誰歡喜為誰瞋。

離開天童寺後，經鎮江渡揚子江到瓜州。在揚州高旻寺上人曾拜謁來果和尚；其後遊焦山、金山，到處參訪高僧。未幾遊西湖淨慈寺、靈隱寺、天竺寺及附近風景名勝。經武漢，在武昌參觀世界佛學苑，轉而往廬山等勝地，所遊各處均詠詩留念。

二十三年七月，不辭路途遠涉，步行二月前往九華山禮拜地藏菩薩聖跡。當時大陸到處均有盜匪，每遇災難則念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以鎮定的心情渡過種種危難。

於九華旅途，有一次乘船渡江，舟至江中，隨後即有一船加速追來，上人疑為盜船，念出家人，無可罣礙，不以為意，但奇怪的是盜船無法追及上人所乘者，上岸後，即匆匆登山，行至一休息地，鳥瞰山下發現一群人在爭吵，其中之一為所乘小舟之船夫。船夫說：「我故意慢行，但你們不中用……何以不趕快追來？」，那些人回答說：「站在你的船頭的那個穿白衣的美人，當我們的船快靠近時，他作一手勢將船推開，船又離了好遠……。」船夫一再否認船上有穿白衣的美人，並說僅有一乘客而已。上人在山坡上聽了這些話，始知所搭為盜船，深為驚奇，而盜賊所說的穿白衣者，豈不

是白衣大士（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）！？

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，上人遊奉化雪竇寺，並作「雪竇遊記」一文。遊記上云：「余遊雪竇有三目的在焉：一為拜訪太虛大師，二領略雪竇風景，三預備避暑過夏……」。

可惜，時適太虛大師外出弘法，以未得在此時參見為憾。上人「稱性而遊」，朗吟數詩。「遊記」除了記載雪竇勝景外，末寫遊雪竇感想，文云：

「余以三目的遊雪竇亦得三感想者：一、虛大師為佛教領袖，現代高僧，而教弘慈宗，錫卓名山；二、雪竇為浙東名勝，禪宗古剎，而得菩薩應化，高僧住持；三、彌勒為當來下生，一生補處，托名山以顯瑞，得高僧而傳道：夫豈偶然哉！可稱天造地設。而余得遊茲山非三生有幸乎？蓋山有高僧聖蹟其名益著，僧住名山弘聖教，其德益彰，菩薩蹟應名山，法付高僧，其聖普被，寧易得哉！……。」

觀宗參學

是時寶靜法師當觀宗寺主講，上人前往參學。時因貧窮無力購買參考資料，乃利用夜間同學已休息時，借其參考書而讀之。但學院規矩，作息有一定的時間，有時不

得不避開督學的巡視。上人極專心，進度甚速。

一日寶法師出一問題，曰：「彌殺彌慈」，係取材自指曼外道央掘摩羅的故事。試問其道理何在？令諸學生申論之。諸學生均不得要領，無從下筆。上人曾著論文，論其道理，同參將該文發表於「宏法月刊」，但沒署上人法號。寶法師讀該論文，驚嘆著者學力，見地高超，深為讚美，後來寶老知為上人所作，嘉許讚美備至，且決定聘請上人任副講法師。

上人知道寶法師決定請他任副講，至為驚訝，於是乘夜整裝，黎明逃出觀宗寺，事為寶老所發現，即令使者前往追回，使者追了六、七里，力陳寶老聘請至意，上人則託使者，轉呈寶老說：「不遠千里前來大陸，目的在於求學，絕無意講授。老法師慈意至為感激，但無論如何，不能應命。」於是趕程入天臺山。

天臺得法

上人在臺之時，已略研究天臺教觀，但到國內以後，並不固執一定要在天臺求法，因此到處漫遊參學禮拜，但因緣造成，上人終於實踐最初的願望。

是時靜權老法師在天臺主持學院，上人拜謁靜老，甚得器重。天臺佛學院規章分

課程為初學與專修兩部，凡入專修部必先修初學課程，上人因佛法精通，學力甚佳，所以即入專修部研究，在此期間研究四教儀、法華及天臺教觀。在天臺求學方法有如在觀宗寺時，不分晝夜專心攻究，且夜間利用佛前海燈讀經，三年之內大藏經中的重要部分，幾乎全部熟讀。後來並曾在天臺任副講法師。

離山歸臺

上人離臺內渡之初，曾「擬作十年遊」，計劃在國內作較長期的住錫。不幸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，繼之八一三，中日關係繼續惡化。時臺灣為日所據，上人既為臺籍人士自不免被歧視。有時甚至被誤會為：「臺灣人就是日本人」。又深恐被當局注視，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或懷疑，因此不得不離開天臺，時為民國二十八年，上人二十九歲。

那時全面抗戰已開始，到處烽火，一時無法到上海，路經梅溪，適遇澹雲法師於梅溪觀日山房。澹法師與上人係在天臺時的同參執事，因此深得澹師的歡迎並留暫住觀日山房。

是時澹法師在梅溪設一學院。上人應邀講楞嚴經。上人說法的方法極佳，深入淺

出，聽者易於瞭解，甚得學生歡迎。聽講的諸弟子信士中，有位郭勝中居士，讚美說：「上人的辯才，為前所未聞」，不勝佩服，居士特別拜謁上人，說彼住在上海，如有機緣蒞臨上海，請一定到其寓一遊。

在梅溪過一短時期，經澹法師得一軍部首長的幫助，得軍部出一張身份證明書，並特派衛兵保護上人，終於到達上海，之後，郭勝中居士探知上人掛錫曹洞宗上海別院，特請上人到功德林歡宴供養，又贈歸臺的船費。上人由於不瞭解當時上海的風氣，將郭居士結緣以及所有一切積蓄，竟在電車內被抓扒手盜光，一時無法返臺。

後來受臺籍僧人榮宗法師的幫忙與交涉，得日本領事館准許上人搭乘軍用的運輸船返臺。不意到了將出發時卻又臨時拒絕上人登船，但此船離滬不久，竟觸水雷而被炸沉沒。這一無理的拒絕，究竟是幸運的巧遇，或佛陀菩薩有意留上人為大乘佛教弘法？

又過了一星期，上人乘商船安全地回到基隆。

被禁基津

這時凡留學或遊覽祖國的臺民，均被日本政府當局疑為「危險份子」，甚至被認

為可能是帶有特殊任務的間諜，許多在這時回來的人，只因「可疑」而被拷問，甚至不堪苦刑以致喪命。

上人還沒到達基隆，則已被船上的便衣人員跟蹤，水上的特務人員時常監視上人的行動。船航行了二日就被盤問：為什麼前往中國？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？在中國遇到了那些人？找那些人做些什麼？有那幾個朋友在中國？為什麼在這時候回來？等等，不勝煩雜的問題，一一查問。

到了基隆又被一個不同的人所偵詢，但所答的與第一次盤問時完全相同，既不增加，也不減少。所答的年、月、日、地點、人物、因緣、過程等等也完全一致。日本政府當局，並不因此而放心，第二天又問其一、二，但沒有一句走差。當時回臺的人，往往只因在反復偵詢中有一、二句前後不一致，被認為「可疑」而受虐待或苦刑。但上人的道範莊嚴，使日人畏而敬之，雖說是被軟禁，但享受著高等待遇。除了三餐外，報紙、茶點，按時奉送，且獨住一清淨的房間。

上人巍巍不動安然的態度，行住坐臥不離佛法的規制與閉在關房樣，無可煩惱，無所罣礙，也沒有痛苦。認為閉關有時還要食住的煩惱，現在不必掛慮這些，且警察